

艺文杂俎

◎ 浪波 /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原创性是衡量作品轻重的砝码，也是丈量其生命长短的尺度。没有原创性的作品，纵使洋洋数万言，那分量总是轻的，寿命也是短的。与此相反，具有原创性的作品，即使是寥寥几百字，亦足以重敌千钧，且可望传诸久远。

文学艺术的原创性之法，要求作者的每一次创作和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新的历程与新的冒险。没有轻车可乘，也没有熟路可走。『画到生时是熟时』，不断地扬弃才能不断地开拓。在从来没有路的地方留下第一个脚印的人，是勇者，也是智者。

艺文杂俎

◎ 浪波／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文杂俎 / 浪波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12

ISBN 7-5434-6414-4

I. 艺... II. 浪... III. 文艺理论—文集 IV. 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2938 号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p.com>
地址: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制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1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7-5434-6414-4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0311-88643560, 88643565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8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艺文杂俎》序

李文珊

春节前的一天，省城几位老同志聚会，浪波说他的文论随笔集《艺文杂俎》即将出版，希望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言。当时我虽然答应了，但春节期间人来人往，忙于应酬，却始终未能动笔。现在节日已过，恢复了日常的安静，想起曾经的允诺，这才坐下来写这篇文章。古人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序。”这话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未免说得过于绝对。假如对作者与作品都不甚了解，只能说一些泛泛的人情话，那样的序文确实是“人之患”；与此相反，如果熟知作者和他的作品，客观真实地评介

其人其文，一篇序言也就是一部作品的导读。浪波是河北文艺界的老同志了，多年的工作交往和文字交流，对他的人品和文品我是了解的。这也是我乐于为他的这本书作序的理由。

先说我对浪波的印象。我总以为，与其说他是一位诗人、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文艺工作的组织者。浪波虽然成名很早，十几岁就开始在国内一些重要的文学期刊发表作品，但他一直是一名业余作者，一九六三年大学毕业之后，在基层工作达二十年之久。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为他的文学创作开辟了广阔的天地，长期的生活和艺术积累，使他的作品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工作的需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被“连推带拉”地走上了文艺部门的领导岗位，从地区文联主席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再到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一干又是二十年，直到退休。记得是一九八六年秋天，省委决定浪波到省文联任职，他到我的办公室告别时，我曾经嘱咐过这样几句：一是作为部门的领导，要以工作为主，个人的创作为辅，为了全省文艺事业的繁荣，甚至要做出某些“牺牲”；二是要善待作家、艺术家，为文艺界多做实事，多做好事。现在回想起来，浪波和他率领的

省文联“一班人”，也确实是踏踏实实这样做的。办读书班，建宿舍楼，组织展览、研讨、评奖，落实编制、经费、职称，许多具体而微的工作，一项一项地都落到实处。应当肯定，对于落实省委提出的“全面振兴河北文艺事业”的决策和“呼唤文艺‘冀军’崛起”的号召，浪波和他的同事们都是出过大力气的，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河北的文艺工作从“洼地上的战役”一跃跻身先进省、市的行列。作为这一段历史的亲历者，现在回想那一幕幕场景，我从内心里还感到振奋，感到欣慰。

再说浪波的这本书。《艺文杂俎》是作者继《文谈诗话》和《文谭百题》之后，新近出版的又一部文论随笔集。浪波从事诗歌创作近五十年，读者都知道他是一位有独特风格的诗人，他的诗歌之外的作品并未引起特别的关注。我倒是以为，这些看似随意却是经过深入观察与思考写成的文章，并不逊色于他的诗歌。浪波长期担任文艺部门的领导职务，组织和协调文学艺术各门类的创作活动是他的本职工作，责任所在，促使他必须钻研文艺理论，从而把握文艺的规律。我高兴地看到，收入《艺文杂俎》里这一百多篇或长或短的文字，既是作者从事文艺工作的心路历程，也是理论联系实际

的经验结晶。通读全书，从思想内容到艺术表现，我觉得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大力倡导“文以载道”的文艺理念。在多篇文章里，作者都谈到文与道的辩证关系，并提出“非此道，即彼道”的观点，这一提法虽然看起来似乎极端，但确实说到了文艺社会功能的根本所在。二是正确处理创新与传承的关系。作者反复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应当继承一切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革命文艺的成功经验，从孔孟到李杜，从鲁迅到孙犁，书中列举的许多文化史上的故实，都为读者提供了可信的佐证。三是一以贯之的文艺思想。在当前各种文艺思潮相互冲撞的大形势下，作者固守自己的信念，特别强调文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引导作用，其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当然，个别文章里也有一些“偏激之辞”，可能与流行的某种观念相悖，和读者的某些意见相左，但是也许正因为这样，才形成作者的一家之言。我甚至觉得，正是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一本文论随笔才更显得具有鲜明的特色。四是典雅精致的文学语言。作者是一位诗人，他的散文也具有诗的风格，生动活泼，凝炼精粹，再加上一些形象的比喻，幽默的嘲讽，读起来趣味横生，引人入胜。《艺文杂俎》

的文笔是优美的，相信读过此书的朋友，也会和我有同样的体会。

浪波同志虽然在省文联领导岗位工作多年，但是据我的观察了解，他在本质上还是一个文化人，他的理想和追求还是在文学创作。即以本书上卷《如是我言》的文章为例，这样体例的短文，作为《散文百家》的“刊头语”，从一九八八年刊物创办算起，每月一篇，他已经坚持写了十八个年头了。锲而不舍，精神可嘉。在他的同代人中，他的作品不能算多，但是他读的书还是相当多的，特别是中国历史文化经典著作，多年的阅读积累，为他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艺文杂俎》的结集出版，是他这一阶段辛勤笔耕的收获，也是他长期以来刻苦读书的成果。“莫道夕阳晚，为霞尚满天”。希望浪波不满足于退休后的悠闲生活，更刻苦地读书，更努力地写作，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为读者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二〇〇六年三月于石家庄

目 录

《艺文杂俎》序

李文珊

上卷 如是我言

笔墨与时代	〔 3 〕
言必信	〔 6 〕
简说“原创性”	〔 8 〕
“没文化”与“学说话”	〔11〕
孙犁的魅力	〔14〕
拟广告一则	〔17〕
有关技巧的答问	〔19〕
简与咳	〔22〕
文气与民气	〔24〕
闲话余秋雨	〔26〕
“卖弄风骚”种种	〔28〕

名人字画及其他	[31]
大表与小表	[33]
读鲁迅一得	[35]
生意经	[38]
“快乐病”	[40]
读小说记	[43]
“炒作”杂谈	[46]
闲话时尚	[49]
评“奖”	[51]
世上美女款占多	[54]
从“卖诗”说起	[57]
“唯物论”与“辩证法”	[60]
霸道的“挽歌”	[63]
鲍鱼的话题	[66]
文章憎命达	[69]
文艺与手工艺	[72]
郭沫若“烧书”辨	[75]
“吃了”辨	[78]
文学与女人	[81]
“泡”的妙用	[84]
短文举隅	[86]
难得糊涂说职称	[89]

便秘综合症	〔92〕
文化·风化	〔96〕
孙犁说编辑工作	〔99〕
难得闲适	〔103〕
屁股与嘴巴	〔106〕
文字游戏	〔109〕
游戏文字	〔112〕
说极品，道典藏	〔115〕
□尾续貂	〔118〕
“中国印”的启示	〔121〕
读书札记一则	〔123〕
从“无声音乐”说起	〔125〕
“著名”的流行	〔128〕
“屏风”臆解	〔131〕
说投稿	〔133〕
说稿费	〔136〕
说“出书难”	〔140〕
富贵文章	〔143〕
请谁“走开”	〔146〕
评论家的尴尬	〔149〕
汪洋“姿”肆	〔152〕
臆说“观散文”	〔155〕

卖“名”	〔158〕
《卖“名”》补遗	〔162〕
文学社团的回忆	〔165〕
“不做假账”	〔169〕
读漫画记	〔172〕
“一个老鹅占一枝”	〔175〕
乐见“一本账”	〔179〕
敬畏鲁迅	〔182〕
说“删”	〔186〕
再说美人与美文	〔190〕
“古月门市”	〔193〕
小件与细节	〔196〕
“张力”臆说	〔199〕
文坛打油二律	〔202〕
“出东门，朝西走”	〔204〕
“文饭”俗解	〔207〕
京都夜话记	〔209〕

下卷 如是我见

关于新诗创新的对话	〔215〕
好诗在人间	〔230〕
在诗与时代的交汇点上	〔234〕

“小诗”的魅力	〔240〕
风华绝代叶小鸾	〔243〕
李文珊散文解读	〔247〕
《王安石变法》浅识	〔251〕
一枝一叶总关情	〔254〕
《灯下漫笔》序	〔260〕
真实的魅力	〔264〕
《草根》漫话	〔268〕
老树春深更着花	〔273〕
《寻觅光荣》读后	〔278〕
网事与诗事	〔280〕
青春的牧歌	〔284〕
一朵带露的小花	〔288〕
漫说《沉淀的潮声》	〔290〕
诗友靳亚利	〔294〕
雪朝谈诗	〔299〕
秋日品诗	〔304〕
《心海泛舟》与古体新诗	〔308〕
《行吟集》的启示	〔313〕
高山流水寄情怀	〔318〕
莫作等闲花草看	〔322〕
诗卷长留天地间	〔327〕

片羽之光	〔332〕
我读《美丽的脚印》	〔335〕
酝酿成熟的季节	〔339〕
这一角风景	〔343〕
《求索斋文集》序	〔346〕
《天年》序	〔351〕
“闲书”不闲	〔356〕
万紫千红总是春	〔360〕
向艺术的高峰攀登	〔364〕
大师之门	〔368〕
劝君惜取少年时	〔372〕
后 记	〔375〕

上 卷 如是我言

题记 “如是我言”七十三篇，是笔者自二〇〇〇年至今为《散文百家》撰写的“刊头语”。此前，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九年，我已为这一专栏写过一百三十余篇这样的短文，分别收录在《文谈诗话》（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和《文谭百题》（花山文艺出版社二〇〇〇版）两本书中，有兴趣的朋友无妨找来一读。

需要说明的是，“上世纪”的文章，是以谈论散文创作为主体的，“新世纪”的文字，则是从品评散文又延伸到其他文艺门类，题材也就较前显得驳杂。本书定名《艺文杂俎》，也正是这个意思。在十八年前的《散文百家》创刊号上，我写过这样一句话：“百家，不是一家，不止百家。”本着这一宗旨，本卷“如是我言”，亦即“一家言”之意。自说自话，难免偏颇；愚者千虑，或有一得。愿以此就教于各位饱学之士。

笔墨与时代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段时间，中国文艺界曾经风靡“写中心、唱中心”的口号，此风虽源于高层政治，但文艺女神却自觉不自觉地俯首听命，“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乃有众多的图解政策为各项中心工作摇旗呐喊的作品应运而生，轰动一时。“运动”如风，风行草偃，时势使然。这也不能一味地责怪文艺家，说他们个个见风使舵，人人尽失良知。这顶帽子着实是冤哉枉也。

前人有言：笔墨当随时代。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笔墨，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艺。倘只不分青红皂白是非曲直地“惟中心马首是瞻”，那是政治的盲从和艺术的投机，理当引以为戒。但若说“文艺只是